

略论人称代词的标记性用法^{*}

欧阳东峰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23)

摘要: 标记性理论是语言学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的一个理论成果,有语言学家将之应用在人称代词的分析上,但从系统功能语法中语域三要素之一的基调为审视角度的尚为数不多,文章尝试在基调中权势量和共聚量的框架下研究第一人称复数代词在实际语料——英文原著 *Moment in Peking* 中标记性地使用为单数的情况,并指出了标记性用法在反映谈话者关系及传递交流目的上所起的特殊作用。

关键词: 人称代词 标记性 基调 权势量 共聚量

中图分类号: H 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3X(2006)04-0069-04

一、引言

语言学中“标记性”(markedness)这个概念涵盖的范围很广泛,是分析语言各个层次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它首先是由布拉格学派的音位理论代表人物特鲁别茨科依和雅科布逊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他们用一些区别特征来区分两个音位,其中一个音位是有标记的,另一个则为无标记的。如 /k/ 和 /g/ 中,前者是无标记的(unmarked),而后者是有标记的(marked),这一双分法的区别性特征是依据 VOICING 的两种对立表现[-voiced] 和 [+voiced]。之后,雅科布逊发展了音位区别性特征标记,并将它在音位学的运用延伸到词素学,而派尔则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符号理论,并拓展到了语法和语义领域。目前在不同的领域里都能看到标记理论的运用,如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研究等。

在理解语言标记性这个问题上,人们已达成了共识,认为它是一对对立的观念,指一个范畴内部的某种不对称现象,marked 为复杂的、特异的,unmarked 是普遍的、常规的。如我们问某人的年龄时,通常会说:How old are you? 而不说 How young are you? 除非这人确实很年轻,因此,old 是 unmarked,而 young 是 marked。“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区别完全是一个相对的心理概念”,^[1] 如我们说 books 是 book 的复数,而不说 book 是 books 的单数,也就是说,有无标记的区分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约定俗成的特性。

有趣的是,是否采用标记性用法,会根据对话关系而不同。三位语言学家 Gregory, Halliday 和 Martin 相继对参与对话的双方关系进行了探讨,并依次有所继承。Gregory 早在1967年和1978年提出了对语境因素的分类,即语场(field)、基调(tenor)和方式(mode),并对话语基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3] 后来这个理论被 Halliday 等接受和发展, Halliday 认为,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情景语境中的语场指实际发生的事;基调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role relationship);方式指语言交际的渠

道和媒介。其中话语基调在研究语境、语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4-5]

之后 Martin 对该说法进行了拓展,他认为,基调是对话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磋商(negotiation),是一个动态的描述。基调主要涉及到身份(status)和接触(contact),这同社会语言学中的两个术语——权势量(power)和共聚量(solidarity)大体相同。身份或权势量包括平等到不平等两个维度(见图1),是一种非相互的关系,因为两个人不能在某种行动范围内同时对对方拥有权势,例如,“A比B年长”,“A是B的父亲”,“A比B强壮”,“A是B的雇主”这些关系中,A就对B拥有权势;^[6] 而接触或共聚量包括感情亲或疏二个维度(见图2),是经验感情共享的同类关系,是一种对语言有着很大影响的社会力量,在与人交谈时,我们大都会不由自主地与对方的言语靠拢,反之,如果一个人能控制另一个人的行动,他就对后者具有权势。^[7] 简言之,权势量和共聚量分别指垂直的社会距离和平行的社会距离。

equal STATUS/POWER → unequal

图1 The Status Continuum^[8]

involved CONTACT/SOLIDARITY → distant

图2 The Contact Continuum^[9]

二、关于人称代词标记性用法的研究现状

标记理论作为一种应用性很强的理论,可以解释很多语言现象。人称代词一直是语言学家们感兴趣的话题,从理论上讲,句子中用什么代词应是无可争议的,但一旦有社会情境的限制,代词的标记性用法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它们能表示礼貌的不同级别,所以一旦出现惯常用法的偏离,并不是发话者使用错误,而是情境的需要。在分析这些现象时,我们可根据标记理论,从有/无标记性的角度来分析人称代词,视普通常规的用法为无标记,特殊显著的用法为有标记。

收稿日期:2006-01-03

*本文为广东工业大学2003年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对语言标记性的认知和语篇研究”的研究论文之一;项目名称:032022。

作者简介:欧阳东峰(1976),女,汉族,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

无标记用法指的是一般的、惯常的或约定的用法,如 I 的无标记用法指一个单独的发话者;而有标记用法指的是特殊的、个别的、例外的或不常见的用法,如 we 从语法意义上来说是复数的第一人称,指代包括说话人在内的固定的一群人,而在实际使用当中,常常超越原来的语法范畴,出现变异现象,在“数”的向上上换指,以复数代单数,表示一个单独的发话者。

Leech 和 Startvik 提出仅仅认为 we 是指代包括发话者在内的一群人的论断过于简单,并在很多的例证前站不住脚。^[10]事实上,we 包含了两层含义。许多代词研究都将 we 分为包括式(inclusive)和排除式(exclusive)两类,Leech 和 Startvik 也做了这种二分法:所谓包括式,就是把受话者包括在内;所谓排除式,就是不把受话者包括在内。也就是说,这一分类是以代词 we 是否包括受话者在内为标准的。如:

Let's go to the dance tonight, shall we? (inclusive)

We've enjoyed meeting you. (exclusive)

第一个句子用了包括式 we 来缩短社会距离,消除对话双方的冷漠感,从而使其处于同一个整体中;而第二个例子用的是排除式 we,它将发话者与他的同伴归于一个群体中,而将受话者排除在外。

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如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大量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指代单数含义的用法,王力就曾详细地讨论过这种现象,^[11-12]如:

宝玉(对黛玉):“我知道你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见,倒象是咱们又拌了嘴的似的。”(“咱们”包括受话者黛玉在内)

晴雯(对袭人)道:“……自古以来,就只是你一个会伏侍,我们原不会伏侍。”(“我们”不包括受话者袭人在内)。^[13]

吕叔湘也指出由于种种心理作用,我们常有在单数意义的场所用复数形式的情形。^[14]汉语中用“们”加在名词和人称代词后,如“我们”、“咱们”,常用来代替“我”,以复数形式指代其单数意义。如一个人称他的班级为“我们班级”跟称“我的班级”是一样合理的,这个“我们”指“我和跟我一起的人”。另外,在过去的甚至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家族的重要在于个人,因此凡跟家族有关的事物,都是说“我们的”。

Brown 和 Gilman 在 1960 年发表了“表权势量和共聚量的代词”,当中论述了人称代词在交际互动中有表明社会身份的功能,文中指出人们可以不时地改变使用风格来表达当时的态度和情绪,发话者的语言选择表明他与受话者的关系定位,这样的话,使用什么样的人称代词就反映了发话者的态度和与受话者的关系。违背权势量的规约一般是指受话者和代词指称并不与正常标准或发话者的惯常用法一致;而违背共聚量的规约是指发话者暂时视受话者为关系疏远或关系亲密的人。^[15]

Mühlhäusler 和 Haré 在他们 1990 年合著的《代词与人: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的语言学构建》一书中也提出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着用复数代词指代单数以示礼貌的现象,换言之,即在指代单数人称时,复数代词比单数代词更能突出尊敬或对话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发话者认为在与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说话时,用第一人称单数 I 会过于强调或孤立自我,而用 we 时发话者视自我为地位低下的阶层,或是将自己视为一群体中的一员。^[16]

Head 认为人称代词的标记性用法在反映对话双方的关系上有典型应用,这是因为人称代词不仅表示交流情境中的“量”,还可表示“质”。他比较了约一百种语言中的代词机制来研究它们如何表达社会关系和态度,发现了复数形式的人称代词指单数时能表示尊敬和社会距离。^[17]

可见,人们会使用表数量少的代词指数量多的人,或用表数量多的代词指单个人,并能有效形成交流,本文拟就后一种情况展开讨论,即复数代词违背规约表单数指称以及其传递的社会意义。

三、在话语基调的框架下看人称代词的标记性用法

(一) 权势量

权势量指的是至少两人间的一种关系,它是单指向的,即两人不能在同一行为中同时享有权势,而是一人对另一人拥有权势,权势量的背景因素可以有很多:体力、财富、年龄、性别以及教会、国家、军队甚至家庭中设立的特别角色。^[18]

下面我们从权势量的角度分析林语堂先生的原著 *Moment in Peking I* 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指代第一人称单数的现象。林语堂用英语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曾经轰动欧美文坛,影响深远,特别是他那“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敬佩又深感惭愧的”(见 *Moment in Peking*“出版说明”,1999)英语更令世人折服。^[19]这部在 1939 年英文创作的 *Moment in Peking*(中译本《京华烟云》或《瞬息京华》)是他的长篇小说的圭臬,因其巨大的影响和成就使林语堂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小说以上个世纪初至抗日战争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描写了京城上层社会的曾、姚、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和纠葛,叙述了各色人等的不同生活。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举出该小说中的典型示例。

1. 表示谦卑

除了上文提到的包括式 we 和排除式 we 的分类外,we 的标记性用法复数指单数,常常含有含蓄谦逊的感情色彩,表达和气,平易近人的态度,将说话人的地位置于听话人的地位之下,这两种情况:一是双方的地位本就一高一低,we 的有标记用法体现了这一差异;二是靠这种用法彰显说话人的心理感情,意欲实现放低自己抬高对方的目的。下面的例子发生在小说中的传统中国家庭里,是奴婢对主子的说话,奴婢的身份低贱,所以她们在与地位高的人说话时,常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表示自己低微的身份不值得用“I”单独指称,将自己归于地位低下的社会群体中。下面的例 1,例 2 中,发话者分别是锦儿和凤凰,她们都是封建大家庭中的奴婢,当她们自称时,都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用以指“我和我们这些卑贱的人”,来向身尊位高的受话者(老爷、少爷、太太或小姐)表示尊敬。

例 1:“…”, said Brocade. “... We maidservants are not like you daughters of the household. We serve our master or mistress for five or ten years, but each has got to think where she will be in the end. ...” (Chapter 14, italics added and the same hereinafter)

例 2:“The stove here is not big enough”, said Phoenix, “and we shall have to get one from the kitchen.” (Chapter 12)

2. 表示权威

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与上一点有相悖之处,但其实不然,这正反映了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标记性用法之灵活。一个人会出于自谦或不愿在说话人或读者面前突出自己,而将自己的意见或行为藏在别的意见或行为之后,但这样做还可能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出于优越感,如尊严式复数(plural of majesty),这种用法可在君王和其他高级别的人使用正式语言或官方语言时出现,法语中就有用复数代词称呼前辈或陌生人的现象,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我们也可见这种用法。Brown和Gilman曾研究第二人称代词tu和vous(T/V),来说明人们选择不同的人称代词反映了社会态度和对话双方的权势量与共聚量。一般来说,较高的社会地位来源于社会等级、年龄、辈分和财富等,这些都能在权势量的维度上得到体现,在例3中姚太太在批评讥讽银屏时就是用的we,姚太太是这个大家庭中位高权重的女主人,而听话者银屏只是一个妄想勾引少爷的丫头。

例3:“You have been in our home now for some ten years” the mother began, “and you are already grown. According to custom we have to think of your future, and this has been on my mind for a long time. Last year we tried to send you home to the south, but you were ill and could not go. ...” (Chapter 15)

(二) 共聚量

共聚量,又叫群体关系,这种关系是对称性的。共聚量对人称代词的用法有极大的社会作用力,它不仅突显了感情的集体归属特性,还能反映情绪的瞬间偏离,这里我们就两个方面展开讨论:暗示同属一个群体;产生感情距离。

1. 暗示同属一个群体

吕叔湘指出在过去的中国社会,家庭比个人重要,因此凡是跟家庭有关的事物,人们都倾向于使用复数人称代词代替单数形式。^[20] Brown和Gilman也认为用复数代词是避免将单个人分离开去,而将其归于所属的或希望属于的整体中,使感情更接近。

下例中,年幼的木兰在绑架后被曾老爷救起,在曾太太抚慰木兰要她安心跟他们呆在一起时,曾太太用了复数代词指代整个曾家。

例4: (Mrs. Tseng) “They are not here. They must have gone ahead. We will get in touch with them. Meanwhile you will stay with us.” (Chapter 3)

2. 制造感情距离

根据Brown和Gilman的观点,选择使用不同的代词和个人说话的风格有可能不太一致,但却能随着情绪的变化偏离原有常规,并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变化,这种代词的瞬间转换直接显示了发话者认为当时的角色关系需要使用这个代词,这种语言变体表达了特殊的感情,它不属于个人风格,而是个人情绪的合理偏离。

有时代词的选择很明显地违反了使用规约,或体现了发话者的习惯用法,但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表现了发话者情绪上的变化。...同样的说话双方,如果称呼改变了,那么一定是情绪改变了。^[21]

Moment in Peking中有例子可以证明Brown和Gilman的这个观点,下面几例中,发话者和听话者在社会地位上并无高下之分,发话者有意改变人称代词的形式是为了故意掩盖

他(她)真实的感情,而将自己归于一群人中,以避免单数代词带来的直接和尴尬。

在下述的例5中,茹亚故意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宾格形式us而不是me,来掩饰对木兰的在意和关心,回避与木兰的复杂感情,并由此把自己归入在场的其他人中。

例5:“(Sunya) turned to me saying, ‘Didn’t you tell us that she was going to England and that it was Mr. Fu’s idea?’ ...” (Chapter 14)

同样的道理,环儿很喜欢陈三,下例中,本来使用的I被刻意地用we替代了,这种改变显示了人称代词的标记性用法,马上让读者明白环儿是在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也证明了人称代词的标记性用法不是由句子语法决定,而是由语境决定的。

例6:“I understand,” said Huan-eh. “I know how I would feel if... You know we are all very devoted to your mother.” (Chapter 36)

从上面几例可以看出,要准确理解人称代词的意义,要考虑使用场合的语境和一些微妙的感情因素。下面我们做了一个统计(见表1),将Moment in Peking中出现的符合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标记性用法为语料,做了质和量两方面的归纳汇总。

表1 Moment in Peking中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指代第一人称单数的统计

	含意		例数	百分比	
第一人称复数代词 PR [we/us]	权势量	表示谦卑	14	8	57
		表示权威		6	43
→ PhR [I/me]	共聚量	暗示同属一个群体	20	17	85
		制造感情距离		3	15
总计			34	100	

注: PR: perceived reference

PhR: physical reference

表中的“Perceived reference”(PR)指从社会角度来看,人们应使用的指称;“Physical reference”(PhR)指实际指代的指称。统计结果表明,整本小说中共有34个例子,其中14例受权势量的影响,8个表示谦卑,6个表示权威;另外20例表现的是对话双方的平行关系,也就是共聚量,其中17个是暗示同属一个群体,3个是由于制造感情距离而引起的。

四、结论

为使研究的对象有一致性,本文选取的都是Moment in Peking文本中所有包含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指单数的语例作为分析材料。分析结果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量研究记录了分析中的原始数据,并采用百分比进行直观描述。定性研究包括对各人称代词标记性用法的分类,指出受权势量影响,地位低和地位高的人都有可能使用实为单数含义的复数代词;而受共聚量影响,发话者倾向于用复数代词统指自己所属的整体如家庭等,或在故意掩饰对听话者的感情时使用复数以拉大与听话者的距离。文本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标记性地用为单数这一现象较多地存在于英文文本Moment in Peking;通过描述这种

转移受权势量还是共聚量的影响,我们发现发话者标记性地使用复数人称代词,不仅能协助其达到交流目的,利于受话者的理解和接受,而且能揭示与受话者的关系。由此可见,人称代词的标记性用法是由基调即谈话双方关系反映的一种语言现象,可以置于系统功能语法的宏观框架中进行解释,并能用权势量和共聚量等范畴进行描述,它能揭示谈话者之间的关系并传递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初明. 应用心理语言学.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15
- 2 Gregory, M. Aspects of varieties differenti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67(3): 177—98
- 3 Gregory, M. & Carroll, S. *Language and Situation: Language Varietie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1978. 49—50
- 4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221
- 5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 6 祝畹瑾. 社会语言学概论.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158
- 7 Spolsky, B. *Socio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Press, 2000. 35
- 8, 9 Martin, J. R. *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525
- 10 Leech, G. Svartvik, J. *A Communicative Grammar of English*. London: Longman, 1978. 57
- 11, 12 王力. 王力文集.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272
- 13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14, 20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5. 72, 213
- 15, 18, 21 Brown, R. & Gilman, A.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Sebeok, T. (ed.), *Style in Language*. 253—76.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0. 274, 255, 258
- 16, 17 Mühlhäusler, P. & Haré, R. *Pronouns and Peopl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Personal Identity*. Massachusetts: Basil Blackwell, 1990. 69, 60
- 19 Lin Yutang. *Moment in Pek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9.

On the Marked Uses of Personal Pronoun

OUYANG Dong-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P. R. China)

Abstract: “Markedness” is a term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of linguistics. Many linguists have applied it to the study of personal pronouns. However, it still remains significant to analyz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nor. This paper tries to address this issue by investigating markedness of first-person-plural pronouns referring to singular referents in *Moment in Peking*. Incorporating the dimensio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it discusses that the deviation from norms can convey special effects and reflect the addresse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personal pronoun; markedness; tenor; power; solidarity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 简晓明)

(上接第 52 页)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Undergraduates' Addiction to Internet Games an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It

FENG Hong-guang, ZHONG Zhao-ming

(Faculty of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P. R.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auses and phenomenon of undergraduates' internet game addiction, the paper gives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ety, university, family and the addicts.

Key words: undergraduates; internet game; causes of addiction countermeasures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 邹红)